



27511~365

中学生 → Reading Bar

每日读吧



本吧话题

登山临水

星辰

战争与和平

父亲

寓言小品

爱心

冬天

读书所感

惘然已失

主编：王桂荣 谢诗音 叶心

吉林人民出版社

1. 登山临水

2. 星辰

3. 战争与和平

4. 父亲

5. 寓言小品

6. 爱心

7. 冬天

8. 读书所感

9. 惘然已失

10. 冬日暖咖啡

11. 阅读吧

12. 阅读吧

13. 阅读吧

14. 阅读吧

15. 阅读吧

16. 阅读吧

17. 阅读吧

18. 阅读吧

19. 阅读吧

20. 阅读吧

Reading Bar

吧主寄语

“读吧”，可以两读，一为“dú bā”，一为“dú ba”。聪明的你定会因音知义，在新奇中成为本读吧的常客，品春日柠檬，尝夏日冰点，点秋日香果，啜冬日暖咖啡。走进本吧之前，务请阅读本吧指南：

1.本吧的主打产品是中外美文400余篇，其中大多数是经典之作，也有部分优美时文。有了这些文章，你就再也不必到处去搜寻现代文阅读的资料了。

2.本吧的特点是按“新课标”的体系，把400余篇文章分成了100个话题。这些话题可以看作是新课标教材中各种话题的延伸和扩展，可以大大扩展知识面，提高语文能力。

3.本吧的服务颇有特色。主编及各卷主编是极好的阅读向导。他们都是在课外阅读作文班中授课的大学老师，有扎实的中文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们利用小小的边文给你作了多方面的阅读提示，定会使你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及写作方法。

本吧希望你走进读吧且阅读愉快。如果你对“读吧”建设有何建议，请拨打13944825258与本吧主联系，建议一经采纳，必有重谢。

2004年1月1日



目录

登山临水

- 第 275 日 仙霞纪险 / 郁达夫 2
第 276 日 火焰山下 / 季羨林 4
第 277 日 鸣沙山记 / 宗璞 7
第 278 日 长江源头行 / 杨凤栖 9
第 279 日 源头 / 张爱华 11

星辰

- 第 280 日 星辰 /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 15
第 281 日 星赋 / 孙荪 16
第 282 日 牛郎织女 / 戴文赛 19

战争与和平

- 第 283 日 古老的话题 / 朱苏进 24
第 284 日 消失的城堡 / 夏影 26
第 285 日 向谁争夺 / 余秋雨 29
第 286 日 感悟珍珠港 / 张抗抗 31
广岛事件 / 冯英子 34

父亲

- 第 287 日 迟到 / [台湾]林海音 37
第 288 日 父亲 / [瑞典]拉格尔·克维斯特 38
第 289 日 爸爸 / 陈祖芬 40
第 290 日 我看见了大海 / 阿真 45
第 291 日 默读父亲 / 邓皓 47

寓言小品

- 第 292 日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鲁迅 50
撒旦 / 公刘 51
第 293 日 差不多先生传 / 胡适 52
第 294 日 一只金苹果 / 韩小蕙 53

目 录

一加一的答案 / [台湾] 林耀德 55

第 295 日 向燕子收费的十点理由 / 唐倚 56

愚人大学招生简章 / 肖亭 57

爱 心

第 296 日 带白蘑菇回家 / 毕淑敏 60

第 297 日 还给谁 / [台湾] 三毛 61

第 298 日 闪光的礼物 / [美国] 马文·沃耳夫 62

第 299 日 哦！冬夜的灯光 / [英国] 莫里斯·吉布森 64

第 300 日 模范售票员 / [德国] 奥根·来泊 66

冬 天

第 301 日 冬天之美 / [法国] 乔治·桑 68

第 302 日 一位来客 / [日本] 岛崎藤村 69

第 303 日 白马湖之冬 / 夏丏尊 71

读书所感

第 304 日 读安徒生 / 茅盾 74

介绍《斯巴达克斯》 / 叶圣陶 75

第 305 日 可怕可恶的曾国藩 / 流沙河 77

第 306 日 重读《范进中举》 / 李国文 80

第 307 日 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 / 毕淑敏 84

第 308 日 诗中有科学 / 叶永烈 86

惘然已失

第 309 日 老北京的小胡同 / 萧乾 90

第 310 日 台南思想起 / [台湾] 郭枫 91

第 311 日 深巷里的琵琶声 / 陆文夫 94

第 312 日 可惜从此失荆州 / 李辉 96

第 313 日 逝去的书信 / 张抗抗 98

谈语言

第 314 日 谈语言 / 王力 101

第 315 日 说北京话 / 肖复兴 102

第 316 日 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 刘湛秋 105

目 录

做人

- 第317日 闲话做人 / 铁凝 108
第318日 君子 / 丁家桐 110
智慧、道德、勇气 / [香港] 岑逸飞 111
第319日 清高与名利 / 陆文夫 112
第320日 “纯真”真好 / [台湾] 子敏 114

晨昏

- 第321日 江行的晨暮 / 朱湘 119
富士的黎明 / [日本] 德富芦花 120
第322日 晨趣 / 季美林 121
北海的早晨 / 斯妤 122
第323日 夜 / [香港] 施沁 124
雪夜 / [法国] 莫泊桑 124

忆童年

- 第324日 蹲在洋车上 / 萧红 127
第325日 捅马蜂窝 / 冯骥才 130
动物标本 / [香港] 陶然 132
第326日 过失 / 李广田 133
第327日 童年·冬阳·骆驼队 / [台湾] 林海音 136
假期的快乐 / [法国] 波伏瓦 138

咏物

- 第328日 “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 / 朱自清 141
奇品 / 叶文玲 142
第329日 姜糖冻 / [台湾] 刘墉 143
第330日 灯笼 / [香港] 夏易 145
第331日 涛声拍打着枣树 / 刘成章 146
第332日 橘颂 / [英国] 米尔恩 149

生活中的感悟

- 第333日 昂贵的哨子 / [美国] 富兰克林 152
第334日 我没有钓住那条鱼 / [美国] 约翰·格利夫·韦蒂尼 153

目 录

第335日 冬天,你不要砍树 / [法国]查尔斯·贝多 154

第336日 别委屈了“玫瑰” / 邓皓 155

爱 书

第337日 读书之乐 / [台湾]罗兰 159

第338日 好读书 / 贾平凹 160

第339日 躺着读书 / 陈村 162

第340日 卖书 / 郭沫若 164

动 物

第341日 森林中的绅士 / 茅盾 168

第342日 猪 / 梁实秋 170

第343日 猎狗,哈萨克人的猎狗 / 王哲中 172

第344日 讲狗 / 周建人 173

哈巴狗礼赞 / 李再新 175

第345日 我怀念的是牛 / 碧野 176

中国的牛 / [香港]小思 179

杂 文

第346日 幽默的叫卖声 / 夏丏尊 182

第347日 “伟大的空话” / 邓拓 183

第348日 大人們的谎言 / 沙叶新 185

第349日 表扬方式与另类表扬 / 叶延滨 187

第350日 听歌二题 / 舒展 188

第351日 喝彩 / 李辉 191

借光 / 熊西平 192

第352日 媒体·明星·我们 / 张颐武 193

艺 术

第353日 音乐会上 / 赵丽宏 197

第354日 卢浮宫的微笑 / 阎纯德 198

第355日 精卫的震撼 / 蒋子龙 202

第356日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 [奥地利]茨威格 204

目录

树

第357日 树木 / [瑞士]黑塞 208

树 / 王蒙 209

第358日 孤独的书 / [保加利亚]埃林·彼林 210

第359日 孤独的书 / [台湾]席慕蓉 211

我的居所

第360日 静虚村记 / 贾平凹 214

第361日 星星坠落的地方 / [台湾]刘墉 216

第362日 我的空中楼阁 / [台湾]李乐薇 219

思古抚今

第363日 樱桃沟遐思 / 韩静霆 222

第364日 高原,我的中国色 / 乔良 224

第365日 风过剑门 / 刘德鑫 227

Reading Bar

登山临水

当你登上高山的绝顶，你是否为其险要的雄姿而深深折服？当你溯源而至江河的源头，你可曾为其神奇的发源而频频慨叹？

登山临水的乐趣浑然忘我，登山临水的感受浮想联翩。正如欧阳修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郁达夫
(1896~1945),原名郁文,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沉沦》、《故都的秋》等。

作者所谓的
“这一个年头”是
指什么年头?为什
么这一个年头不
能游山玩水?

冬日读吧

冬日暖咖啡

从这一句话
中,你能领略到仙
霞岭怎样的雄奇
和险峻?



从衢州南下,一路上迎送着的有不断的青山,更超过几条水色蓝碧的江身,经一大平原,过双塔地,到一区四山围抱的江城,就是江山了。

江山是以三片石的江郎山出名的地方,南越仙霞关,直通闽粤,西去玉山,便是江西;所谓七省通衢,江山实在是第一个紧要的边境。世乱年荒,这江山人民的提心吊胆,打草惊蛇的状况,也可以想见的了;我们南来,也不过想见识见识仙霞关的险峻,至于采风访俗,玩水游山,在这一个年头,却是不许轻易去尝试的雅事,所以到江山的第二日一早,我们就急急地雇了一辆汽车,驰往仙霞关去。

在南门外的汽车站上车,三里就到俗名东岳山,有一块老虎岩,并一座明嘉靖年间建置的塔在景星山下;南行二十里,远远望得见冲天的三块巨岩江郎山、或合或离,在东面的群山中跳跃;再去是淤头,是峡口,是仙霞岭的区域了,去江山虽有八九十里路程,但汽车走走,也只走了两三个钟头的样子。

仙霞岭的面貌,实在是雄奇伟大得很!老远看来,就是那么高那么大的这排百来里长的仙霞山脉,近来看,更觉得是不见天日了。东西南的三面,湾里有湾,山上有山;奇峰怪石,老树长藤,不计其数;而最曲折不尽,令人方向都分辨不出来的,是新从关外二十八都筑起,沿龙溪、化龙溪两支深山中的大水而行的那条通江山的汽车公路。

五步一转弯,三步一上岭,一面是流泉漩涡的深坑万丈,一面又是鸟飞不到的绝壁千寻。转一个弯,变一番景色,上一条岭,辟一个天地,上上下下,去去回回,我们在仙霞山中,龙溪岸上,自北去南,因为要绕过仙霞关去,汽车足足走了有一个多钟头的山路。山的高,水的深,与夫弯的多,路的险,不折不扣的说将出来,比杭州的九溪十八涧,起码总要超过三百多倍。要看山水的曲折,要试车路的崎岖,要将性命和运命去拼拼,想尝一尝生死关头,千钧一发的冒险异味的人,仙霞岭不可不到,尤其是从仙霞关北麓绕路出关,上关南二十八都去的这一条新辟的汽车公路,不可不去一走。车到关南,行经小竿岭的那个隘口,近瞰二十八都谷底里的人家,远望浦城枫岭诸峰的时候,我真感到了一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说



从这句话看来，仙霞关的高度可想而知。你能想像出具体的情景吗？

这里的人为什么会是这副表情？联系作者所说的“这一个年头”去思索。

不出的心理：喜的是关后许多险隘，已经被我走过了，惧的是直望山脚的目的地二十八都，虽然是只离开了一程抛石的空间，但山坡陡削，直冲下去，总也还有二三千尺的高度。这时候回头来看看仙霞关，一条石级铺得像蛇腹似的翼时的鸟道，却早已高高隐没在云雾与树木的中间了。

从小竿岭的隘口下来，盘旋回绕，再走了三四十分钟，到仙霞关外第一口的二十八都去一看，忽然间大家的身上又起了一层鸡皮的细粒。

太阳分明是高照在那里，天色当然是苍苍的，高大的人家的住屋，也一层一层的排列着，但是人哑，活的生动着的人哑，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许许多多的很整齐的人家，窗户都是掩着的，门却是半开半闭，或者竟全无地空洞洞同死鲑鱼的口嘴似的张开在那里。踏进去一看，地下只散乱铺着有许多稻草。脚步声在空屋里反射出来的那一种响声，自己听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处稻草一动，偶尔也会立起一个人来，但只光着眼睛，向你上一打量，他就悄悄的避开了。你若追上去问他一句话呢，他只很勉强地站立下来，对你又是光着眼睛的一番打量，摇摇头，露出一脸阴风惨惨的苦笑，就又走了，回话是一句也不说的。

我们照这样的搜寻空屋，搜寻了好几处，才找到了一所基干队驻扎在那里的处所。守卫的兵士，对我们起初当然也是很含有疑惧的一番打量，听了我们的许多说明之后，他才开口说：“昨天晚上又有谣言。居民是自从去年九月以来，早就搬走了。在这里要吃一顿饭，是很不容易，因为豆腐青菜都没有人做，但今天早晨，队长是已经接到了江山胡站长的信，饭大约总在预备了罢？”说了，就请我们上大厅去休息。我们看到了这一种情形，听到了那一番话，食欲早就被恐怖打倒了，所以道了一声队长万福，跳上车子，转身就走。

重回到小竿岭的那个隘口的时候，几刻钟前曾经盘问过我们，幸亏有了陈万里先生的那个徽章证明，才安然放我们过去的。那位捧大刀的守卫兵，却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就回去了么？”回来一过此口，已经入了安全地带，我们的胆子也大起来了，就在龙溪边上，一处叫作大坞的溪桥旁边下了车，打算爬上山去，亲眼去看一看那座也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宋史浩方把石路铺起来的仙霞关口。一面，叫空车子仍遵原路，绕到仙霞关北相去五里的保安村去等候我们，好让我们由关南上岭，关北下山，一路上看看风景。

据书上的记载，则仙霞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四曲，有五关，×十峰等等，我们因为是从半腰里上去的，所以所走的只是关门所在的那一段。

仙霞关，前前后后，有四个关门。第二关的边上，将近顶边的地方，有





阅读文章时,你想到过“仙霞”的由来吗?作者对此的解释可信吗?

每日读

冬日暖咖啡

季羨林, 1911年生,著名学者,梵文、巴利文专家,著有诸多散文作品。

你能忍受住四十多度的高温天气吗?在你看来,吐鲁番算不算名副其实的火焰山?



一座新筑的碉楼在那里,据陪我们去游的胡站长说,江山近旁,共有碉楼四十余处,是新近才筑起来的,但汽车路一开,这些碉楼,这座雄关,将来怕都要变成些虚有其名的古迹了。

仙霞关内岭顶,有一座霞岭亭,亭旁住着一家人家,从前大约是守关官吏的住所,现在却只剩了一位老人,在那里卖茶给过路的人。

北面出关,下岭里许,是一个关帝庙。规模很大,有观音阁、浣霞池亭等建筑,大约从前的闽浙官吏来往,总是在这庙内寄宿的无疑。现在东面浣霞池的亭上,还有许多周亮工的过关诗,以及清初诸名宦的唱和诗碣,嵌在石壁的中间。

在关帝庙里喝了一碗茶,买了些有名的仙霞关的绿茶茶叶,晚霞已经围住了山腰,我们的手上脸上都感觉得有点潮润起来了,大家就不约而同的叫了出来:

“啊!原来这里就是仙霞!不到此地,可真不晓得这关名之妙喂!”

下岭过溪,走到溪旁的保安村里,坐上车子,再探头出来看了一眼曾经我们走过的山岭,这座东南的雄镇,却早已羞羞怯怯,躲入到一片白茫茫的仙霞怀里去了。

第 276 日 季羨林



火焰山下

从前读《西游记》,读到火焰山,颇震惊于那火势之强烈。后来,听人说,火焰山影射的就是吐鲁番。可是吐鲁番我以前从未到过,没有亲身感受,对于火焰山我就只有幻想了。

万没有想到,我今天竟来到火焰山下。

火焰山果然名不虚传。在乌鲁木齐,夜里看电影,须要穿上棉大衣。然而,汽车从乌鲁木齐开出,开过达坂城,再往前走一段,一出天山山口,进入百里戈壁,迎面一阵热风就扑向车内,我们仿佛一下子落到蒸笼里面;而且是越走越热。中午到了吐鲁番县,从窗子里看出去,一片骄阳,闪耀在葡萄架上,葡萄的肥大的绿叶子好像在喘着气。有人告诉我,吐鲁番的炎热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来的前两天,气温是摄氏四十多度;今天已经“凉爽”得多了,只有三十九度。但是,从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同乌鲁木齐比较起来,吐鲁番仍然是名副其实的火焰山。



这让我立刻想起了非洲的马里。我曾在最热的时期访问那个国家，气温是五十多度。我们被囚在有空调设备的屋子里，从双层的玻璃窗子看出去，院子里好像是一片火海。阳光像是在燃烧，不是像在吐鲁番一样燃烧在葡萄架上，而是燃烧在参天的芒果树上。芒果树也好像在喘着气。村下当然是有阴影的；但是连那些阴影看上去也决不给人以清凉的感觉，而仿佛**是火焰的阴影**。

我眼前的吐鲁番俨然就是第二个马里。

我们就在类似马里那样炎热的一个下午驱车近百里去探望高昌古城的遗址。

一走出吐鲁番县，又是百里戈壁，寸草不生，遍布砂粒，极目天际，不见人烟。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这些砂粒上，每一粒都闪闪发光，仿佛在喷着火焰。远处是一列不太高的山，这就是那有名的火焰山。上面没有一点绿的东西，没有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石头全是赤红色的，从远处望过去，活像是熊熊燃烧着的火焰，这不是人间的火，也不是神话中的天堂里的火和地狱之火。这是火焰已经凝固了的火，纹丝不动，但却猛烈；光焰不高，但却团聚。整个天地，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燃烧，我们就处在上达苍穹下抵黄泉的大火之中。

我从前读《西游记》，读到那一段关于火焰山的描绘，我只不过觉得好玩而已。书上描绘说，离开火焰山不远，房舍的瓦都是红的，门是红的，板榻也是红的，总之一切都是红的，连卖切糕的人推的车子也是红的。那是“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袋、铁身軀，也要化成汁哩。”八百里当然是夸大之词，但是在我眼前，整个山全是红的，周围寸草不生，这些全是实情。我现在毫无好玩的感觉。我只有一个渴望，一个十分迫切的渴望，渴望得到铁扇公主那一把芭蕉扇，用手一扇，火焰立刻熄灭，清凉转瞬降临。

我现在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年竟在这样一个地狱似的酷热的地方建筑了高昌城。唐朝的高僧玄奘到印度去求法，曾经路过高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对他在高昌的情况有细致生动的描绘。这里讲到了城门，讲到了王宫，讲到了王宫中的重阁，讲到了王宫旁边的道场。虽然没有讲到市廛林立，行人熙攘。每当黄昏时分，夜幕渐渐笼罩住大漠，黑暗弥漫于每一个角落，跋涉过千山万水，横绝大戈壁的商队迤逦入城，驼铃丁当，敲碎了黄昏的寂静。每一间黄土盖成的房子里也必然有淡黄的灯光流出，把窄窄的长街照得朦胧虚幻，若有若无……。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早已面目全非，城市的轮廓大体可见，城门和街道历历可指。然而看到的却

从这句话里，你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了吗？

吴承恩对火焰山的描述与吐鲁番的实情居然如此相符。你猜这是为什么呢？

每日读吧

登山临水



作者提到的这一段有关玄奘的典故，被吴承恩写到了《西游记》里。你知道是哪一部分吗？

你知道这句话出自谁之手吗？作者在此引用它有何意义？

依据这句话，你说说“理智”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只有断壁颓垣，而且还不同于一般的断壁颓垣。这里根本没有砖瓦，所有的建筑——皇宫、佛寺、大厅、住宅，统统是黄土堆成。这种黄土坚硬似铁，历千年而不变，再加上这里根本很少下雨，因此这一座黄泥堆成的城才能保存到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片淡黄，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春风不度玉门关”，春天好像已经被锁在关内，这里与春天无份了。

在这里，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玄奘来到这里是什么情景。我想象不出，他是怎样同文泰会面，怎样同通文泰的母亲会面的。他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大概每天也就奔波于一片淡黄之中。通文泰也像后来唐太宗一样想劝玄奘还俗。玄奘坚持不动，甚至以绝食至死相威胁，终于感动了通文泰母子，放玄奘西行。这是多么热烈的人类生活的场面。然而今天这一些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一时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是我却并没有独怆然而泪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人都是这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丢开了这种幽情，抬眼四望，这一座黄土古城的断壁颓垣顿时闪出了异样的光辉。

第二天，我们又在同样酷热的天气中去凭吊交河古城。这座古城正处在同高昌相反的方向。从表面上看上去，它同高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一样是黄土堆成的断壁颓垣，一样是寸草不生，一样是一片淡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一样能引起人们的思古之幽情。但是，从环境上来看，却与高昌迥乎不同。“交河”这个名称就告诉我们，它是处在两河之交的地方。从残留的城墙上下望，峭壁千仞，下有清流，绿不遍野，清泉潺潺。我从前读唐代诗人李颀的诗《古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交河究竟是什么样子。今天亲身来到交河，一目了然，胸无阻滞，我那思古之幽情反而慢慢暗淡下去，而对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由衷地钦佩起来了。

就这样，我在吐鲁番住了几天，两天看了两座历史上有名的古城。这两座名城同火焰山当然不一样；但是其炎热的程度却只能说是不相上下。我上面讲到的看到火焰山时的那一个渴望得到铁扇公主芭蕉扇的幻想，时时萦绕在我脑际，一刻也不想离去。然而我的理智却让我死心塌地地相信，那只是幻想，世界上哪里会有什么铁扇公主，哪里会有什么芭蕉扇？吐鲁番地方注定是火焰山的天下了。

然而，到了黄昏时分，当我们凭吊完古城乘车回宾馆的时候，招待我们的主人提出要到葡萄沟去转一转。我根本不知道，葡萄沟是什么样



子。“去就去吧!”我在心里平静地想,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奇迹。

可是,汽车转了几转,奇迹就在眼前出现了。两行参天的杨树整整齐齐地排在大路两旁,潺潺的水声透过杨树传了出来。浓密的葡萄架散布在小溪岸边,杨柳树下。这里绿意葱茏,浓荫四布。身上还感到有一些凉意。我一下子怔住了:我现在是在火焰山下吗?是不是真有人借来了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把火焰扇灭了?我自凝神细看:绿杨葡萄,清泉潺潺,丝毫不容怀疑。我来到葡萄沟了。

车子开上去,最后到了一座花园。园子里长满葡萄,小溪萦绕。山脚下有一个小池子,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其声清脆。有一群红色游鱼在池中摇摆着尾巴游来游去。我们坐在葡萄架下,品尝着有名的新疆葡萄。此时凉意渐浓,仿佛一下子从酷热的三伏来到凉爽的深秋,火焰山一下子变成了清凉世界。看来,铁扇公主的那一把芭蕉扇在唐代大概是缺少不了的。但是,到了今天,已经换了人间,这扇子就没有作用了。

新疆毕竟是一块宝地,有火焰山,也有葡萄沟,而葡萄沟偏偏就在火焰山下。这就是我们的吐鲁番,这就是我们的新疆。

作者为什么说芭蕉扇在今天就没有作用了?体会其含义。

第 277 日 宗璞

鸣沙山记



西行归来很久了,有些印象已经淡漠;也有些印象经过时间的酿造,轮廓反更分明,意思也更浓郁。这从记忆里时常浮现的面画之一,是鸣沙山。

鸣沙山在敦煌县城南。我们下榻在城东。城东果木成荫,绿色满眼,和华北的夏日无异。可是驱车不到半小时,下得车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落入了沙的世界。眼前是一座沙山,脚下是厚厚的积沙,沙粒很细,踩上去如同在海滩行走。也许亿万年前,这里曾是海底罢。

眼前的沙山就是鸣沙山了。当时是晚上八时许,正值黄昏,那天天色似不很晴朗,在灰暗的天空下,巨大的沙山默默地站着,显得孤寂而遥远,山光光的,除了数不尽的细沙,什么也没有。因为有山,甚至也没有沙漠的瀚海无垠的气魄。但是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使我们都肃然。那感觉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时间退回到遥远的遥远的过去,那时生命还没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当代著名女作家。代表作品《弦上的梦》、《三生石》等。

通过你对这段文章的领会,你能描述出这种力量的实质吗?



月牙泉照此下去，是否有一天会完全干涸呢？这样的例子不是有很多吗？

这种奇妙的美景你亲身经历过吗？如果没有，从这段文字中去领略。

有发生，没有动物的踪迹，也没有植物的覆被。有的只是永恒的静谧，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在沙漠上走，把鞋子拿在手中。风从耳边吹过。我看见风也向沙山上吹着，在半山腰把沙粒向上扬起，似乎是帮助沙山长得更高。我恍然，风若总是从这个方向这样吹，自不会湮没山脚下的泉水。

鸣沙山脚下有一个月牙泉。是与山齐名的。我们走了一段路再向右转，便看见四面黄沙之中那一弯明亮的水。水面据说较前小多了，也浅多了，但还清澈。水边有几株芦苇，大有江南水乡的意味。对岸有几处断墙残壁。那是以前庙宇的遗迹；还有一株枯树，巍然处于瓦砾之中。这一切，很像一幅纸色已经发黄，笔墨也已模糊的古画。这时有一个并没有骑驴的壮年人，安详地走进这幅画面，一点不理睬这边的笑嚷，只顾穿过废墟，一直向远处走去。

“他一个人，往哪儿去？”我不禁问，望着远处的山，山那边当然还有山。

没有人能回答，我也不能去问个究竟。于是这孤寂的投向洪荒的身影，便和碧水黄沙一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这时天色更暗，鸣沙山显得更高了，仿佛离天空很近。风扬起细沙，在山腰形成一团团烟雾，又飘飘扬扬地散了。我转身向山脚走去，把伙伴们留在泉边。我真想爬上沙山，再从山上滑下来，据说就可以听到沙粒相撞的声音，但我还是适可而止了。我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举目尽是灰色的沙，心中充满莫名其妙的喜悦。那感觉好像是在白茫茫的雪原上，正想扑进雪里抚摸雪的清凉，又如同在浩漫漫的大海边，正想站在起伏的海浪上随着波涛远去。我几乎跪下来拥抱大地！拥抱这孕育着生命，哺育着人类的整个的大地！大地的景色多么丰富，多么幻妙，多么奇，又多么美！这里有塞北的荒凉和江南的妩媚，有山的静止和水的流动，两种情调极不相同的美互相对照，互相辉映，互相联结，成为一体。我想长啸，听一听沙山和清泉的回响，我想大喊，呼叫那投向洪荒的寂寞的人。

“我们在这里！”我喊着，当然，连在月牙泉边的伙伴也听不见，更何况那远去的人。

我们确实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生活，战斗，成长。戈壁滩上有一座锁阳城遗址，据说现在夜晚仍有厮杀呐喊之声。记录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敦煌文化，现在仍在呼吸，仍在散发着光辉。我看见那妙相庄严的菩萨，才忽然懂得“容光照人”这四个字。我望着著名的三兔藻井，真觉得画中的云在旋转，流动，就像眼前灰暗的天空上，大片的，缓缓流动着的，活着的云一样。





作者所称的
“不肖子孙”是
指谁而言？称其
“不肖”是否为
过？

我们在这里。我们还要在这里长久地、更好地生活下去。

归途上大家踩着坎坷不平的阡陌，不觉议论道，千万不该在这样的山川中开这几亩不打粮食的田地，还抽用月牙泉水来浇田！做了多年的不肖子孙，现在总该明白一点了罢。

我不时回头，看那孤身远去的人是否赶了上来。沙山在渐浓的夜色中更显得巨大、沉重，沙粒仍然在山腰飘扬旋转，落到沙山上去。

“我们在这里。”我默默地说。

恐再无来鸣沙山的机缘了。我愿听到它的消息，使这一片景色在我的记忆中，苍茫的更苍茫，妩媚的更妩媚——。

第 278 日 杨凤栖

长江源头行



万里长江，波浪滔天。你可曾想过：这不尽的江水是从哪里来的？这条哺育我们千秋万代，灌溉出青藏、巴蜀、南诏、楚吴等地辉煌文化，滋润我们五分之一土地的大江发源在何方？经过几年的考察，科学工作者终于弄清了，万里长江发源于西藏和青海交界处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冬西南侧的万年冰河中。

长江源处在青藏高原腹地，交通险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多少世纪来，由于没有认识它的真实面貌，在江源地区的藏族同胞中，流传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远古时候，玉皇把一只神牛犊降落到青藏高原上，指令它在这广阔无垠的高原上啃完青草，踏平雪峰山峦，使它变成一片砂砾。可是，神牛犊违背了玉帝的旨意，却从它的鼻孔中喷出两股清泉来。清泉像甘露，滋润了草原。顷刻，草原显得格外美丽，格外妖娆。玉帝知道后，十分恼怒，指牛为石。而顽强的小牛犊不屈不挠，当它变成石头后，仍从石缝中喷出两股清泉。这两股潺潺的流水，汇集了千万条小河流，成了万里长江的源头。至今，这条河流人们叫它通天河，藏族人民称为直曲。“直”，藏语意为牛犊。实际上，通天河不过属于万里长江的上游河段，离长江源还很远很远。美丽的神话总是令人神往的。人们不断地在寻找这块神牛石。唐代，地理志上就有“江出犁牛河”的记载。到了明代，又有许多著作提到：“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龙川犁牛石下，谓之犁牛河。”清朝齐召南在《江道论》中更描绘得神乎其神：“犁牛河出西藏卫地

阅读本篇文
章之前，你想过
长江之水的来源
吗？它为何滔滔
不绝？

提到通天
河，你是否联想
到《西游记》小
说中的通天河，
与本文中的通天
河是一回事吗？





你知道为什么称昆仑山为“横空出世”吗？不妨从主席诗词中去考证。

这足以令地质工作者引以为豪。你羡慕他们吗？

作者在此又一次提到了“融溶作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之巴萨通拉木山东麓，山形高大，类乳牛……”在科学不发达的过去，误把传说作为现实，是不足为怪的。

的确，要到长江源头谈何容易，当我们告别了沉浸在春天里的兰州城，来到格尔木后，便翻上了“横空出世”的昆仑山。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了青藏公路一端的重镇温泉。然后离温泉向西，直奔源头。到那里，可就是荒无人烟，一大片沼泽泥泞地，汽车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汽车实在不能走了，我们就改乘马匹。艰难的历程给我们带来了万千辛苦，但神奇的大自然又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喜悦。看呵，格拉丹冬雪峰已映入我们的眼帘了。

格拉丹冬雪峰，海拔高达六千六百米。藏语的意思是“高高尖尖”的山峰。看哪，格拉丹冬，冰峰林立，冰川纵横。四十多条冰川像玉龙飞舞，高耸着向外飞去，真是气吞山河，气象磅礴。它夏日消融，冰水横溢，成了哺育伟大长江的不尽之源。

因融溶作用，长江源头的冰川的冰舌部位，形成了奇异华丽、姿态万千的冰塔林。大自然真像一个能工巧匠，把自己打扮得多么艳丽啊。这些冰塔林顶天立地，又互相依倚，组成了长江源头的一排排奇阵，使人感到变化莫测。我们真像走进了一个神话般的水晶宫里。身旁雪白的冰川银光闪烁，脚下云雾缭绕，好似琼楼玉宇，犹如仙境幻影，突然，只见洁白的雪峰上涌出团团乌云，蔚蓝色的天空顷刻间变成一团漆黑。眼前的美景不见了，只见雷声大作，电光闪闪，狂风夹带着豆大的冰雹，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狂风扯着我们的衣袖，冰雹像无数条鞭子朝我们身上猛抽，厚厚的鸭绒衣全淋湿了，个个成了落汤鸡。真是多变的高原气候呵！人们常说，地质工作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工作千辛万苦，但当我们用地质锤揭开大自然的奥秘，领略大自然的种种奇景时，又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呢？

为了寻觅长江的第一股流水，为了测定长江源头的水流速度，我们天天在冰塔林中穿行，在雪崖上登攀。我们沿冰川走到冰舌末端，只见冰川峭壁耸立，冰崖如墙，有的竟高达二十多米。其下部由于夹带泥沙，冰崖颜色上白下黑，层次分明。冰舌顶部融水沿冰崖凹处泻下，形成一股细水瀑布，宛如一条条银亮的飘带直向山下飘去。这些飞瀑的溶水汇在一起，形成无数条小溪。冰川和岩石的交替区，容易吸热，融溶更为剧烈，只见潺潺流水，布满了整个长江源头。听着这叮当作响的淙淙流水，望着布满了整个长江源头的涓涓细流，油然而产生了短暂的怀疑：难道波涛滚滚、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就是起源于这里么？是的，这股股瀑布，这涓涓细流，就是万里长江的第一股流水，虽然是那么细小，但它不畏千山万壑，开

